

獻求免。因問云。爺爺要此何用。一帖云。我要去揚州天寧寺裝佛也。又一夕。其妻臂上失去金釧金鐲。急告之一帖云。在汝第幾隻箱內。權且付還。又一日。失去熟羊背皮一帖云。我借用了。明日當還。次日。一大綿羊自外走入。如此等類甚多。不可枚舉。及宋受前職。鬼亦隨到。恐被竊其所有。乃令人詣龍虎山求天師符命。懸於所寓室內。晨興。但見一樣四十道。皆倒懸之。莫可辨其真偽。及禮請功行法師驅治。而壇內牌位。顛倒錯亂。弗能措手而止。又一日。鹽倉印信。不知所在。告之哀切。一帖云。在汝第四十幾隻箱內。第幾箇段子下。開尋果有時。與張大使同寅。將印寄於伊家。一帖飛告云。印信當長官收掌。若不送還。一棒打碎汝頭也。大使驚恐。急送還之後。有一過路道人。詣門。偶以始末訴之。道人曰。我當為汝遣之。乃以桃樹上砍取朝向東南大枝。作一槌。一槌便以槌釘東南隅地上。囑云。每月逢五。則擊五下。當自絕也。後果寂無影響。竟不知何等鬼也。江陰陳範季模。與宋交代。所以極知其詳。季模蓋余友也。

祖孝子

祖孝子浩然。字養吾。建寧浦城人。世儒家。至元中。盜黃華起。政和朝廷命將帥師往討。未至。盜已就縛。回軍經浦城。焚其廬舍。孝子母全氏。遭掠而北。是時孝子年六歲。母子相失。獨與父居。不聞問者二十八年。至大三年。福建閩府檄為三山書院山長。將之任。或告之曰。而母在河南。而不能名其處。孝子欣然棄職辭父。為河南行。既渡江。抵河南。每舍逆旅。行道途。聞操南音者。必就與語。庶幾有所遇也。當時從軍之人。猶有存者。或曰。此有趙副使。故為軍校。歸自軍中。得婦人全氏。非而母也。耶。趙死而家替。全氏歸一蒙古氏。挈之而南。當在汝鄧間耳。孝子知母定在。驚喜。遂回汝州。抵鷓鴣路山。不遇。行八百里。至牛蹄白石。不遇。又行七百餘里。至棗陽。崔橋。又不遇。然自離汝州。行路既遠。知母所鄉。停車道傍。投宿旅舍。舉其狀以問人。頗有相酬答。可物色。或指唐州。以告曰。彼有別蓋山。可尋討也。孝子夢神人。願而言有。月圓再圓之語。既寤。言猶在耳。益喜。自崔橋三百餘里。至別蓋。訪其母在焉。既見。相與抱持。涕泣。七月之望也。神人之言。於是有徵矣。留別蓋半月。具舟奉母南歸。

當時聞其事者。自朝廷達官。以至湖海名勝。莫不歌傳以美之。多至數十百篇。往往舉朱壽昌事以為比。會稽韓莊節先生。性作孝子傳行於世。

在田錄

張定

高皇。鳳陽泗洲人。居鍾離鄉。上皇以賣腐為生。皇覺寺一寺僧。眾爭來買之。遂為主顧。生太祖之夕。鄰里中。只聞上皇屋上霹靂一聲。啟戶視之。但見紅光屯聚。一鄉之人。無不驚駭。又寺僧高彬。於是夜夢上皇屋上火發。煙焰冲天。空中見一人。擎金椎而下。彬遂覺。至晨。候上皇來。欲語之上皇不來。歇月餘。挑腐而至。彬疑其有病。一見即問何故。一月不來。莫非有恙。上皇曰。非病。某於某夜得一小男。恐不淨。故弗敢來。彬遂言其夢。因稱此兒後必大貴。上皇言草野之人。何敢望此。但得長成。送為長老弟子。我之願也。

龍起雜事

楊儀

芝蔴李之遁也。髡髮為頭陀僧。及天下既定。遊徐之永。

固河。河上有留連亭。李徘徊久之。乃題一筆云。憶昔曾為海上豪。臙脂馬上赤連刀。此地暫分陳總管。彼盱斫斷莫軍營。因知今日由天定。方信當年漫自勞。英雄每無常在。戰袍著盡。又方袍。三歎投筆而出。乃有一翁。方且以舟。見李發歎。問其故。李泣下。請曰。我即蕭縣李二也。起兵時。自謂天下可得。今乃匿蹤。流暫免鋒鏑。而功名不就。鄉舊何存。是以不能不悲耳。此翁亦淚流不止。自陳其由。所謂湘鄉賊鄧文元也。避難詭姓名。作渡於此。二人沽村酒酌之。話昔日之強梁。傷今日之狼狽。聞者為之感歎。

方谷琛

方谷珍起兵時。嘗造天台山。隱士周必達問計。必達曰。當今四方雖亂。君舉義為天子除道。斯名正言順。富貴可致耳。餘非我知也。谷珍不別而去。必達意珍復來。乃題句扉上云。海角愚夫不自慙。妄起關中逐鹿心。命運由來非力致。項羽英雄亦就擒。遂攜妻子入山谷中。明日珍果來。恨不先殺之。焚其廬而去。後谷珍事不成。為兵所困。方悔曰。不意黃毛野人。能料事至此。嗚呼。晚